

《獅子吼》期刊的 創立與發展

楊書濠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中心、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、
文藻外語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

【摘要】戒嚴時期，期刊雜誌的發行受到政府的新聞管制，數量有限。因此，佛教雜誌除了具有傳播教義的功用外，還兼具報導教界時事、動態等功能，且有志於研究佛教學術的學者，也能夠透過雜誌發表相關研究心得。許多早期所發行的雜誌，內容不僅相當豐富，現今也都成為學者們研究戒嚴時期佛教發展的重要資料。戒嚴時期重要的佛教雜誌，除了由臺灣僧信所創立的《臺灣佛教》，以及由大陸僧信在臺復刊的《海潮音》外，道安法師所創辦的《獅子吼》雜誌也相當具有學術與研究價值，雜誌中刊載發表的佛教學術論文數量也不在少數，甚至每期在刊末都會刊載一篇英文版的佛教論文或摘要介紹，使臺灣佛教能與世界有所接軌，在當時實屬罕見。有鑑於此，本文的目的即在研究《獅子吼》雜誌在臺發行與編務的狀況及內容，藉此呈現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發展的一個面向。

關鍵詞：獅子吼；釋道安；釋靈根；松山寺；佛教雜誌

一、前言

戰後臺灣佛教刊物的發展，受到戒嚴時期國家對新聞刊物的管制，發行數量有限。故戒嚴時期發行的佛教刊物雜誌，起起落落的總有百種以上，經常維持發行的，為數極少。其中偶而有學術論文刊出的刊物，則僅有《海潮音》、《中國佛教》、《獅子吼》、《菩提樹》、《慧炬》、《佛教文化》等。這些佛教雜誌對戒嚴時期佛教相關研究的傳布與發展，貢獻良多。解嚴後，臺灣地區

佛教学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，各領域的佛學研究學者輩出，各種佛學相關論著相繼發表，上述有關戒嚴時期的佛教雜誌，也成為研究戰後佛教在臺灣發展的重要資料。

然而，現今學者對戒嚴時期這一批佛教雜誌的使用雖然普遍，但對這批資料的發行、編輯與特色進行研究的文章卻相當有限，也甚少有專刊論文進行討論，不僅無法表現出此時期佛教文化事業發展的狀況，也無法使有志於從事佛學研究



的後輩學者，注意到這批資料的重要性。

有關戰後臺灣佛教期刊的發展，張曼濤在〈佛教文化的發展與中華大藏經的編纂〉一文中，（註1）探討了1949年迄1970年的21種臺灣出版的佛教刊物，並將它們分成三類：第一類是臺籍人士發行的，以《臺灣佛教》月刊為代表；同類的《大乘》、《法海》都已停刊。第二類為大陸來臺的出家人所發行，以《海潮音》、《中國佛教》、《獅子吼》為代表；同類的有《人生》、《今日佛教》、《佛教青年》，都已停刊。（按《人生》之後有復刊）第三類為大陸來臺的居士所創刊，以《菩提樹》為代表。另外，尚有大陸化的臺籍僧侶所辦的雜誌，具代表性的，是臺中慈明寺住持聖印發行的《慈明》。其內容既非大陸派，也非本省派，可說是中間性質。（註2）由張曼濤的研究來看，可知戒嚴時期臺灣佛教在文化事業上的多樣性與複雜性，以宗教社會學或歷史學的角度來觀照，是很值得研究的珍貴現象。

有鑑於此，筆者在博士班研究期間，參與指導教授顏尚文有關戰後發行的佛教雜誌，包括《臺灣佛教》、《海潮音》月刊的國科會研究計畫。期間即針對此二種雜誌進行分析與研究，也陸續發表了〈《臺灣佛教》期刊的內容分析——以期刊草創期的編輯群、經費及執筆陣容為主〉（註3）、〈《海潮音》月刊研究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——以一九一九—一九四九年的編輯者與發行者為主〉（註4）、〈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——以在臺復刊後的《海潮音》月刊為主（1949-2010）〉（註5）等文章。

《臺灣佛教》代表的是戒嚴時期臺籍佛教界僧信弘法與傳遞教界訊息的雜誌。主要作者群為

日治以來學佛的臺籍知識分子，創立者為臺籍居士林學周等人，原本的目的在作為中國佛教臺灣省分會的會報；民國40年（1951），發行第5卷時改組，由吳秀三擔任發行人、釋白聖擔任社長、李添春任主編。改組後的《臺灣佛教》由臺北市佛教支會發行，成為該支會的會報；至民國42年（1953）第7卷發行時，再改由臺籍僧侶心源法師任發行工作。

《海潮音》為大陸時期即已創立的雜誌。由太虛法師所創辦。民國38年（1949）政府遷臺後，仍在臺灣持續出刊迄今。在臺發行，編輯者，如印順、樂觀、妙然、了中、大醒、續明、常覺等人，多為大陸來臺發展的法師，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佛教雜誌。

上述兩種佛教雜誌，聖嚴法師在〈現代臺灣佛教的學術研究〉一文中，認為是戒嚴時期臺灣佛教學者發表學術論文的主要場域。（註6）但筆者發現，除這兩種雜誌外，政府遷臺後，道安法師所創辦的《獅子吼》雜誌，刊載發表的佛教學術論文數量也不在少數；甚至每期在刊末都會刊載一篇英文版的佛教論文或摘要介紹，使臺灣佛教能與世界有所接軌，在當時實屬罕見。雖然如此，卻甚少研究者注意到並對此進行研究。

而有關《獅子吼》雜誌的發展，因研究的論文有限，僅於《重修臺灣省通志·卷三：住民志宗教篇·第一冊》〈佛教文化事業概況〉中有提到：「十、臺北市松山寺：禪宗。……創辦人為釋道安，……發行雜誌名為『獅子吼』月刊，每期發行量為一千五百份，該寺設有圖書館，現任發行人為釋靈根，……。」（註7）由上述資料觀之，對於整個《獅子吼》刊物的編輯、發行與特色，



所述相當簡略，無法看出此份刊物在佛教界文化事業的發展中，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。《獅子吼》的發行、編務組織，以及主編人事如何演變？在不同風格的主編所主持下的《獅子吼》，編輯的特色與重心又如何轉變？在戒嚴時期的特殊社會體制下，《獅子吼》的政治立場為何？又如何與讀者進行交流互動？針對上述問題的釐清，將有助於了解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發展的一個面向，也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，能夠對《獅子吼》雜誌在臺發行與編務的狀況及內容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。

二、《獅子吼》雜誌的創建

《獅子吼》雜誌，為道安法師所創刊與發行。道安法師生於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湖南祁陽縣。民國 5 年（1916）出家於福國寺，受大戒於衡陽大羅漢寺證果和尚，並入南嶽佛學院佛學研究所。民國 20 年（1931）應廣西佛教界請求，前往桂林、柳州、南寧、梧州講經。抗戰軍興，民國 28 年（1939）為廣西省佛教會遴選為省佛教會理事長，在其主持下廣西省佛教會會務發展一日千里。任內在巨贊法師的協助下，創辦了《獅子吼》月刊，目的在透過雜誌宣傳的力量，一方面傳遞教界訊息，另一方面則鼓動抗日建國建教；並兼任廣西大學客座教授。（註 8）故在大陸時期，道安法師即有辦理發行雜誌的相關經驗。當時的《獅子吼》月刊就發行單位的性質來看，應屬於廣西省佛教會的會刊，而在對日抗戰的大環境下，宣傳抗日護國即成為該雜誌的創刊目標。當年太虛法師對《獅子吼》月刊曾大加讚揚，寫詩比喻為：「五夜陣風獅子吼，四鄰鞭爆海潮音。大聲沸湧

新年瑞，交熾人天祝瑞心。」（註 9）將《獅子吼》月刊與自己創辦的《海潮音》相提並論，也說明了他是欣賞《獅子吼》這個後起之秀。

《獅子吼》月刊創刊於抗日戰爭的艱困年代，雖然在粗糙發黑的紙張印上黑色鉛字，讀起來很吃力，但在當時佛陀四眾弟子，甚至社會各階層間頗為暢銷，因為它的作者群實力堅強，包括在廣西桂林的文化名人如田漢、夏衍等都為它撰寫過文章，主編暮笏法師更用他細膩的筆觸，透過小說熱情的歌頌抗日僧青年的事蹟，使這本寓佛法於愛國的具體事理的雜誌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。（註 10）然而，這本雜誌「終以其獨具的魅力召來時人的妒忌，辦了只一年左右的時間便被迫停刊了！」（註 11）道安法師也隨之停止了大陸相關的佛教文化事業。

隨著國共內戰的白熱化，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 38 年（1949）遷徙臺灣，道安法師也避難香港。民國 42 年（1953）2 月，道安法師應汐止彌勒內院慈航法師的邀請入臺，相關佛教文化事業才有機會在臺灣再次的展開。（註 12）

三、《獅子吼》雜誌的在臺復刊

道安法師入臺後，佛教文化事業的興辦多在民國 46 年（1957）創建松山寺之後；其中，張曼濤扮演著關鍵的角色。張曼濤於民國 43 年（1954）在孫張清揚的擔保下由港回臺，至民國 45 年（1956）開始與道安法師有所聯繫，民國 48 年（1959）張曼濤結束教書的工作，由臺南返回臺北，進住松山寺內。至民國 49 年（1960），大專青年興起學佛風氣，許多青年常往松山寺親近道安法師，包括臺大的楊漢之、張尚德、謝文孫、



翁廷樞等，政工幹校的劉永漢、劉唐茂、易陶天、谷冶心、楊炎等。（註 13）當時張曼濤即向道安法師提出建議：「既然有這麼多大專學生，和立、監委員、國大代表等等常來請益，我們不如乾脆組織一個佛學研究會，定期討論和講演，豈不是對寺對大家都有益嗎？」「道公非常贊同，即着我（張曼濤）與朱世龍（立委）、程文熙（國代）、蕭家溥（安全局委員）、蕭家點、趙亮杰、易陶天等協商組織，不久組織成功，由我負責實際推動，每月定期舉行討論會一次。」（註 14）討論會舉辦一年期間，由張曼濤負責將討論會的文章整理成《壘翠學報》，成為當時臺灣唯一高水準的佛教學報；可惜在出版一期後，因張曼濤赴日本留學而停辦。（註 15）當時松山寺所籌組的佛學研究會，不僅對臺北的學界、教界，具有深刻影響，也相當有聲有色。一年間研習活動從未間斷，也影響了復刊後《獅子吼》雜誌的撰寫作者群與編輯方向。

除了有上述佛學研究會的基礎外，道安法師來臺後，曾接辦過廣慈法師發行的佛教雜誌《今日佛教》，當時刊出今佛革新一號時，受到各方不少的讚譽與鼓勵。在道安法師將《今日佛教》交回時，又有好些人寫信給道安法師表示惋惜。道安法師為了回報這些的鼓勵與惋惜，也曾聲明要辦一個新刊物。（註 16）在這些因緣際會交融下，至民國 50 年（1961）易陶天在出國前夕，曾與道安法師進行會談，最後鼓勵道安法師恢復了在廣西創辦的《獅子吼》月刊，（註 17）終而促成《獅子吼》的在臺復刊。

民國 51 年（1962）4 月，《獅子吼》雜誌在臺復刊，起初是以季刊的形式發行。而此次發刊

的主要目的，在創刊號的〈發刊辭〉中提到：「我們發刊這個雜誌的主要目的，正如『獅子吼』一名所示，是要為海內外真正敬愛人類文化，敬愛中國傳統文化，敬愛西方優良文化，……立論平正的宗師們，開闢一塊大振斯文木鐸，創新中國文化，乃至世界文化的園地。」（註 18）由上述的發刊辭可知，復刊的《獅子吼》雜誌與當時一般性的佛教雜誌不同，刊物的目的不僅在宣傳佛法正道，或研究佛學教理教義，更重要的目標在於期望深入中西文化的基本層面，討論中西文化的融通問題，進而找出當代臺灣社會中文化建設的正確道路。

故在此基礎上，《獅子吼》雜誌成為將一般學術性文章與佛教義理研究相結合的一部創新雜誌，對此道安法師也提到：「……說得更明白一些，就是辦一個一般性的綜合性雜誌，每期除對內發行的版本闢有『佛教專頁』，專供我們的教友閱讀外，對外發行的版本則沒有這種專頁，只是一般世間的科學哲學和文藝，不過在這些世間學的論著和文藝裡面，放進一兩篇有關佛教的文章和文藝作品。這樣，對教外人弘法是很逗機的。這樣，對佛教的弘揚是有很有效的。」（註 19）故在徵稿體例上，《獅子吼》雜誌特別強調：「一、本刊為純學術性刊物，園地絕對公開，歡迎惠稿。二、本刊編輯政策是：不拘執于門戶之見，不侷限於一家之言。尊重有成就之學者、作家；培植對文化有理想、有抱負之新進青年以從事文化學術之接力事業。三、凡題材新穎，富有建設性之論文（哲學的、科學的、宗教的）新詩、散文、小說、小品文、翻譯以及漫畫均所歡迎。四、……。」（註 20）可知《獅子吼》季刊雜誌的編輯風格，



是朝學術性兼一般性期刊的方向進行發展。

在此架構下，創刊號所刊出的文章內容，總計包括了研究論著、藝文、學苑、輔仁書簡與中英對照學術文摘五大部分。論著方面的文章，包括馬起華、馬小梅等學者的 7 篇論文，內容包含了哲學、宗教、科學、文藝等相關研究，執筆的作者均是當時專門從事該項研究的教授或學者，學術水準相當高。在藝文部分，刊出有謝冰瑩的散文，辛鬱等人的小說，紀紘、周夢蝶等的新詩創作。學苑的部分，構想是要將此部分營造成青年學者、作家們共同敦品勵學的綜合性園地，內容包括有偉人偉事介紹、新書刊評介、為學心得，以及創作選粹等。輔仁書簡的部分，是和學苑部分有極密切連鎖的兩個專欄，特別著重在人生思想問題的交互討論與辯難。（註 21）

以新型態之姿復刊的《獅子吼》季刊，讀者的評價褒貶不一。欣賞此部刊物的讀者，認為《獅子吼》雜誌對中西文化具有大慈悲、大理想與大涵蓋三大特色，是雜誌創辦人的一貫心願，也可以說是他經過長久的思考而貞定下來的。（註 22）而對刊物持反面評價的讀者認為：「……『獅子吼』創刊號，很夠份量。……唯對中西文化問題，諸多偏激，令人失望，在貴刊裡好像肯定中國一切都是好的，尤其古時候更是好的不得了；假如有壞的地方，也是外國傳染來的。」「在貴刊裡有些隱語用意，認為只有中國講道德說仁義懂得精神生活，而西洋人僅是野蠻強橫。果真如此，我不知我們過去和現在究竟講了多少仁義道德？又做了多少仁義道德？」（註 23）但《獅子吼》季刊的挑戰並非來自於外界的負面批評，而是來自於內部資源不足與教內讀者群的反應。

《獅子吼》季刊原以學術季刊問世，它的理想是：「佛教徒需要向廣大的社會進軍，開拓一個新的佛教局面；要開拓新的局面，光在教內兜圈子是難以為力的」。（註 24）因此，才有創辦一份能在社會上有思想領導地位的學術刊物。但《獅子吼》雜誌（以下簡稱「獅刊」）在季刊發行三期後所遭遇的困難，包括學術論文的稿源不足，以及財源不足的窘境，但最重要的是，獅刊的一般讀者對這種學術論文兼佛學論述編輯方式的看法。獅刊在發行第 3 期季刊時，為徹底明瞭讀者反應，曾經作了一項「讀者意見詢問表」。（註 25）此次意見的徵詢顯示出，這種創新的編輯內容無法被一般的讀者所接受，紛紛建議獅刊改為佛教月刊。（註 26）在讀者不能接受的狀況下，弘道的任務也將無法完成；對此，編輯部經多方研究與綜合讀者意見後，決定於民國 52 年（1963）2 月份起，將獅刊改版為綜合性佛教月刊發行。（註 27）

獅刊改成月刊後，採取了綜合化、社會化、承肩推動全面弘法、淨化社會的重任。月刊的內容雖以佛教範疇為主軸，但取材仍承襲季刊的模式，採取多方面徵稿。一方面是學術化，每期多有幾篇高深理論的文章，期使獅刊能具備有學術研究的性質；一方面是知識化，目的在讓獅刊能深入廣大的社會，成為一般民眾的優良讀物；一方面是公器化，使獅刊成為教界能推動弘法的公器，進而變成佛教徒大眾的刊物。（註 28）經過此次的改版後，獅刊再次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讀者大眾面前。

復刊後《獅子吼》雜誌的經費來源，原本以隨喜樂捐助印、發行販賣為主，但為了使雜誌能



夠長期永續經營，以擴大弘法範圍與效果，於第 2 期時開始組織《獅子吼》雜誌董事會。當時只要熱心支持《獅子吼》雜誌的長期發行，按年樂捐發行費用若干，或介紹訂閱《獅子吼》雜誌 20 份以上者，即可獲聘為董事。而董事除了有按年捐助並推介《獅子吼》雜誌的義務外，也享有贈閱《獅子吼》雜誌、優待訂購雜誌社編印叢書及參加雜誌社各種文化交誼活動的權益。（註 29）

在發行事務方面，獅刊採取普遍設立分社的方法，分社可以組織社務委員會，其工作不僅在推廣獅刊，而且還需推動當地的弘法工作，並由獅刊雜誌社另籌專款補助弘法工作的開展。（註 30）

四、道安法師擔任發行時《獅子吼》的編輯與發行（民國 51 年至民國 66 年）

（一）獅刊的編輯發展

獅刊於民國 51 年（1962）在臺復刊後，直到民國 83 年（1994）停刊為止，總共發行了三十三卷。這期間都是由發行者籌措經費，維持雜誌的生命。而發行的三十三年中，除第 1 卷以學術季刊的形式發行外，其餘都是以佛教月刊的方式出刊。負責獅刊發行工作者，初期為道安法師；民國 66 年（1977）道安法師圓寂後，發行工作改由靈根法師負責。以下先就道安法師擔任發行時，獅刊的主編與發展的困境進行論述。

獅刊在改版月刊後，第 1 期發行完畢即遭遇人事變遷的問題。獅刊首任主編為黎堯夫，但在編輯一期後即以身體欠佳為由，辭去了主編兼經理的職務。（註 31）主編的去職影響到獅刊的編輯方針的執行，也使刊物發行的日期受到羈延，由原本每月 5 日發行，改為每月 15 日出版。

獅刊第 2 卷第 2 期的編務工作，應是由陳慧劍接續負責。改編月刊後，因遭逢人事變遷的問題，刊物都是在編務與印刷「動亂」下產生，排印誤漏之處頗多，雖然陳慧劍接編後在編務、版面編排、選稿工作上做了許多革新的工作，但在發行第 5 期後，陳慧劍又因故離開獅刊的編輯職務，（註 32）編務工作者只得再改由常逸法師接任。

常逸法師擔任獅刊第 2 卷第 6 期到第 12 期的主編，在編務工作上也作了些許的調整，但社長兼發行人的道安法師卻對某些調整頗有微辭。首先在獅刊的封面上，道安法師就覺得第 7 期的封面一塌糊塗：「晚獅刊第七期送來，常逸未得我同意，又換了一個封面，一塌糊塗，我真氣極了。……上次封面非常雅，這次卻換來三不像的東西，我可能叫他辭職。」（註 33）而在編輯部人事的安排上，道安法師也與常逸法師的想法相左：「常逸來編獅刊，他建議另一女子為獅刊編輯。……她未必能勝任是項任務？能審稿？削稿？我很懷疑。我想還是叫谷冶心來編為好。」（註 34）再加上第 8 期、第 9 期因水災關係，印刷廠延遲開工，導致獅刊發行時間遲緩極大，刊載的文章在編輯過程中也出現許多誤謬。（註 35）故獅刊從第 2 卷第 10 期開始，主編則再更換為柳子奇。（註 36）

在柳子奇擔任主編的任內，無法正常發刊仍是獅刊主要的問題，主因在承包印刷業務的工廠工作能量太小。主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不僅提前發稿，還親自到廠內監督排印與校對，但仍然無法解決印刷工作蝸行牛步的問題，致使獅刊沒有一期按時出過雜誌，甚至一拖就是半月二十天才能看到上一個月的雜誌。（註 37）對此道安法



師也相當不滿，曾提到：「獅刊今日（52年12月4日）方送來，已過期十九天，實在不像話。」（註38）最後只能更換印刷廠，由臺北印刷局印行，七天即如期出版，才解決了獅刊長達八個月的脫期問題。（註39）主持獅刊編務一年後，柳子奇因別有事緣，在第3卷第9期時辭掉了獅刊主編工作。（註40）接續編輯主編者為唐書新，當時與道安法師討論後，編務人事重新安排，除決定達慈法師擔任助理編輯外，普行法師、趙亮杰二人轉為撰稿人，普行法師並兼任秘書的工作。（註41）但在第3卷第12期出刊後，唐書新也因別具因緣，卸除了獅刊的編務，再改由達慈法師接編。（註42）達慈法師為松山寺常住，在道安法師的要求下，接任了獅刊主編業務，宏明法師則被聘任為獅子吼雜誌社發行部主任。（註43）

達慈法師接任主編多久，並無資料可茲考證，只知至第5卷時獅刊主編已改由明道法師擔任。當時道安法師對明道法師的編輯方法有所不滿：「獅子吼五、六二期多八頁，但不應合刊，而明道硬把它合起來，而且錯字多如油麻。」（註44）故至第5卷第9期時，明道法師即以法務繁忙為由，辭去獅刊編務工作，主編則改由劉國香接任。（註45）至第6卷第6期時，劉國香因婚後事忙，道安法師准予辭職，但也導致獅刊的主編人選難聘，7、8兩期因此採用合刊的方式發行。（註46）此後接替獅刊主編的人物不明，或為前主編柳子奇，直到第7卷後才由法振法師接任主編職位。（註47）

法振法師是道安法師發行獅刊任內，擔任編務工作最久的主編，由第7卷開始至第15卷為止，編輯獅刊長達九年左右。這期間法振法師曾

在民國61年（1972）獅刊第11卷時辭去主編的工作，起因於當時獅刊在編輯、發行、撰稿三者之間互有嫌隙。在編輯與發行工作上，當時獅刊發行部經理趙亮杰因主編法振法師沒有登他的〈六祖大師應化事蹟因緣〉文章，且未經過他的同意就直接向道安法師支取印刷廠的印刷費用，覺得不受尊重。（註48）其次在撰稿作者上，道安法師在日記有幾則當時撰稿作者群之間，衝突不合的相關記載：「褚柏思也參加今日發行獅刊中社論大發謬論：一、指鄭壽彭文章一無事處；二、認不該將他的社論擺在第二；三、認我由鄭起草之文告為不當。許多地方，顯然干涉編輯權益，文人量小，於此可見。」（註49）「毛惕園與汪少倫送來趙亮杰問題十多個，多指鄭壽彭而發，想以我的答復為矛以攻鄭壽彭的盾，用心不良，我不擬答。」（註50）在此氛圍之下，法振法師因此在第11卷時，辭去了主編的工作。（註51）或許是道安法師想透過編輯部的改組，緩和編輯、發行與撰稿作者之間日益加劇的衝突。

獅刊第11卷、第12卷的主編人選，雜誌上並無說明，但其間《道安法師遺集》有記載：「……楊焱來此，並送獅刊樣本來，並說今下午五時全部送來，結果，並未送來。余對楊焱指示，以後不能延期，只可早三五天印好……。」（註52）或可得知為楊焱，如果其非接任的主編，應也是此時與編刊編輯工作相關的人員。

法振法師再次接任獅刊主編工作，應是在第13卷第2期編輯委員會改組後。（註53）至民國64年（1975）獅刊發行第14卷第7期時，社長慧嶽法師提請辭職，再次引發了獅刊雜誌社的軒然大波。此次問題的導火線，起源於主編法振法師



登載社長慧嶽法師和獅刊發行處經理趙亮杰評論天臺的問題，使撰稿作者群內起了相當大的爭論與衝突。（註 54）據張曼濤對當時衝突的記載：「慧嶽辭去社長不幹，鄭壽彭居士也不願撰稿了，我只好出面邀請大家在南陽街一素菜餐館吃飯，調解溝通他們當時很有點不諒解道安法師，認為他不應該在獅子吼上登載人身攻擊批評獅子吼社長的文章。我只好說明道安法師根本就沒有過問過獅刊的編務，……。」（註 55）經過張曼濤的居中協調，雖然慧嶽法師還是堅持辭去社長職務以示抗議，但此次風波才至此平靜下來。

在此次的風波下，獅刊於民國 64 年 6 月 28 日展開了「獅子吼月刊社編撰座談會」，討論了月刊往後編輯的方向，人事方面仍未異動。但民國 65 年（1976）獅刊所發行的第 15 卷第 4、5 期中，主編法振法師刊載了費海磯教授的一篇文章，內容似有過激的問題，又引起了獅刊撰稿作者群內部對主編的不滿與反彈。毛惕園、黃景岳等人主張由道安法師發公函給法振法師，免除其主編的職務作為處分；（註 56）明復法師認為並不嚴重，而辜嘯天則認為很嚴重，但二人覺得對編輯撤職處分，以及函請費海磯對該文中四句加以解釋即可，不必要求法振法師自行請求處分。

（註 57）最後，道安法師決定對獅刊雜誌社進行大規模的改組，於民國 65 年 7 月底開始對獅刊人事規劃展開全新的安排。當時陶天易與譚逸曾與道安法師商討過《獅子吼》雜誌經營與編輯人事問題：「……，擬以張曼濤為總編輯、楊焱為副總編輯、戴華山為社長、譚逸為經理，完全以企業經營之。」（註 58）「……，推張曼濤為主，組編輯委員會，並定六十六年元月份開始接編。

希望成為世界性學術性的第一流刊物。」（註 59）

經過多方的討論與安排，至該年 10 月獅刊計畫改組後的人事安排大致底定：「……，推張曼濤為主編，楊焱、袁德星、劉國香、許志明、戴華山、陳澤普、謝海濤、劉漢鈺、易陶天，明復法師等為編輯委員，組編輯委員會，負責編輯獅刊。並推社論編寫，其中分組編輯各欄專責。至於經濟籌措，另組社務委員會，以寺院及信徒中慎選任之。」（註 60）同年 11 月，獅刊主編法振法師在獅刊第 15 卷第 11 期發布啟事：「法振自接編獅刊以來，瞬經十載。祇以才疏學淺，性情拙訥，對於獅刊，愧無建樹。……惟年來因負責日月潭玄奘寺事務，工作倍形繁忙，於各方均常疏音問，內心之愧疚，更覺無以言宣。茲因年事日增而體力而衰，對於編務，時有力不從心之感，經請發行人道安上人慈允，決從本期起將本刊編輯部，仍舊撤回，編輯之責亦請另委高賢。」（註 61）在法振法師正式辭職後，獅刊重新改組工作也緊鑼密鼓的展開，並計畫在第 16 卷（民國 66 年）第 1 期以新面貌增加篇幅充實內容，朝向規劃中高水準綜合性刊物的方向前進。

（二）獅刊的發行工作

自民國 51 年復刊兩年以來，獅刊不僅在編輯人事上異動頻繁，也為發行經費短絀虧欠所苦。當時獅刊每月發行雜誌的數量多達四千份，但實際的訂戶不滿八百，其餘三千二百份皆係贈閱。對於發行費用來自訂購與樂捐贊助的獅刊來說，僅發行一年就需虧累四、五萬元，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。（註 62）雖然贈閱符合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」的精神，獅刊也準備了一年的財力作法布施供養用，但為了維持刊物的正常出刊，發行的



策略不得不以現實狀況為考量，進行部分的調整。

獅刊發行部原本計畫在改版後第二年開始壓縮發行，除各圖書館、各大學佛學研究社仍完全贈閱外，接受一年贈閱期滿而不自行訂閱者，一律停寄。然而受到當時國內各受贈閱的讀者，紛紛請求延長贈閱期限，也經過獅刊社務會議多次的討論，才又決定再贈閱一年。即自民國 54 年（1965）元月起，獅刊才停止免費贈閱。（註 63）

獅刊發行的虧損問題，並沒有隨著停止免費贈閱而減輕。根據道安法師的統計，「去年（五十四年度）獅子吼全年收入四萬七千四百六十八元九角，共支出七萬六千八百〇二元七角，透支二萬九千三百三十三元三角。在此四年中，總計虧損在十五萬元以上。」（註 64）為了彌補獅刊財務的缺口，道安法師積極的想引進金主支援，以解決發行透支的問題。民國 56 年（1967）張曼濤在日本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，發現道安法師常常談話精神不濟，顯得非常苦惱和焦慮，詢問後才知道其正因慈航中學的經營不善，陷入一種嚴重的債務苦惱中。當時張曼濤即建議道安法師去請慧嶽法師商談，因慧嶽法師「是個有點錢的人，是斌宗法師的得意弟子，斌宗法師的信徒擁護他的人很多，……我想這些債務大概可以解決，至少，他可以幫您挑一點擔子。」（註 65）道安法師雖早已有請慧嶽法師擔任獅刊社長的想法，但因先前慧嶽法師常去日本留學，直到民國 56 年（1967）畢業後，才下定決心於該年 2 月請其擔任獅刊社長。（註 66）

民國 58 年（1969）由於臺灣經濟穩定成長，民間物價逐步上漲，當時的印刷、紙張、郵資都一再漲價，至 7 月間漲幅高達百分之三十，10 月

間印刷工資又上漲了百分之五十，成為獅刊難以負荷的重擔。為了維持刊物的正常發行，自民國 59 年（1970）起，開始調整獅刊每冊零售價為 5 元。（註 67）

民國 64 年（1975），慧嶽法師因故辭去社長職位，致使獅刊的金援出現問題，當時為了維持刊物能正常發行，在張曼濤的奔走下，找到了臺南開元寺住持悟慈法師擔任社長職務，才解決了獅刊金援斷炊的窘境。（註 68）

五、靈根法師擔任發行時《獅子吼》的編輯與發行（民國 66 年至民國 83 年）

民國 65 年（1976）11 月獅刊進行重新的改組工作，接任的編輯群原本期待在第 16 卷時能夠帶給讀者們全新的面貌，然而世事無常，發行者道安法師於民國 66 年（1977）初因病勢嚴重，改版編輯的籌畫工作因而完全停頓，隨後道安法師不幸圓寂，急待處理的事務更多，七七之後又得辦理發行人變更登記等，致使原訂之擴充計畫，只得暫時擱置。（註 69）

道安法師生前的改組規劃中，原本是希望張曼濤能接任主編，負責主持獅刊改編事宜，但張曼濤當時主持大乘文化出版社，剛將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編輯完成，正忙著推銷此部巨著，在事務繁忙的情況下，因而建議道安法師由劉國香擔任主編的工作，他則協助進行改編相關工作。當時劉國香也正因忙於《聖僧玄奘大師傳》的出版工作，所以獅刊第 15 卷第 11 期的編輯工作是由張曼濤代編。不料道安法師忽然示寂，獅刊就暫告停刊。（註 70）

道安法師圓寂百日期滿後，靈根法師承接了



道安法師的事業，獅刊也開始辦理發行人變更登記。靈根法師正式接辦了獅刊發行人兼社長的職務，一肩扛起了獅刊傳播弘法的重責。關於主編人選方面，在獅刊變更登記時，曾傳聞有人希望接編，但毛惕園則主張還是由劉國香接任，認為他是道安法師認定的主編不二人選，並勸劉國香說：「當初老法師認為你很穩重，才特別將獅刊交給你，現在老法師已圓寂，你不能推卸……」。故在獅刊變更登記辦妥後，劉國香曾詢問靈根法師由何人主編，靈根法師只說了兩個字：「你編。」（註 71）因此，決定由劉國香主持獅刊的編務工作，並於民國 66 年（1977）5 月 15 日復刊發行獅刊第 16 卷第 5 期。

獅刊由第 16 卷開始至第 24 卷都是由劉國香擔任主編。在靈根法師主持下的獅刊，仍秉持道安法師創辦獅刊的宗旨，但充分授權主編進行編務工作，當時主編劉國香認為：「……，當時我是以對待老和尚的虔誠，謹承慈命，隨後如社論之類的重要文稿，或其他請示，靈公又慈囑：『你全權處理！』……，三年以來，獅刊為靈公招了不少麻煩，却從未聞一言示責，也未稍改授權的初衷。」（註 72）在主編能全權處理刊務的編輯內容下，使獅刊呈現出不同於道安法師發行時的內容風格。

在文稿的徵集上，獅刊自創刊以來一直秉持著佛門公器的精神，旨在弘法利生，如有側重個人誇大頌揚，或惡意攻訐之文章或新聞，均為拒絕刊載的對象。在劉國香主編下的獅刊，徵集的文稿與資料主要來自於四類：（一）佛學論著（不限宗派），學佛隨筆，我的信佛因緣、感應實錄、學佛心得、修持體驗等純佛教作品。（二）能啟

人正見、導人向善的詩歌、戲劇、小說、散文等文藝作品。（三）弘化固有文化、倫理道德的一般論著。（四）弘法活動新聞照片及有特別價值的佛教藝術圖片。（註 73）唯一與道安法師時期發行的獅刊的差別，則是停止了刊載英文版的佛教論文或摘要介紹。

靈根法師自承接了獅刊的工作後，一直是以發行人兼社長的身分辦理雜誌。至第 23 卷（民國 73 年）第 2、3 期合刊開始，找來明復法師擔任社長，其目的並無資料說明。是為了獅刊的發行尋求財務支援呢？亦或是要推動強化編務的工作呢？或許可以從獅刊第 23 卷、第 24 卷的幾則訊息得到解答。

明復法師接任社長後，在獅刊中有幾則消息值得注意。首先，可以確定者，為靈根法師發行的獅刊，財務狀況已較道安法師發行時有顯著的改善，刊物中很少再刊載獅刊財務告急，或徵求樂助的啟事。另外，為節省發行開支，原本投稿獅刊的文章一經採用是不支給稿費，僅寄奉當期獅刊兩冊；（註 74）但第 24 卷第 1 期的徵文辦法中，文稿如經獅刊採用，雜誌社會給予千字三、四百元的稿酬，特約稿費倍增。（註 75）由此推測，獅刊財務狀況應有所改善，否則應無餘力給發稿酬。故聘任明復法師為社長，應非為了財務問題上的支援。

而在獅刊的編務工作上，劉國香於第 16 卷第 5 期接編後，雜誌社的編輯部隨之由松山寺遷出。當時獅刊的新聞稿、廣告稿、文稿等，都是寄送到劉國香位於臺北縣板橋市的住家中，再由其進行編輯、校對等相關工作。然而，至第 23 卷第 12 期時，獅刊編輯部發布了遷移啟事：「本刊編輯



部自七十四年一月一日起遷回臺北市吳興街二八四巷松山寺內，爾後諸方大德惠賜鴻文、新聞稿以及有關函件，請逕寄松山寺本刊編輯部，不要再寄板橋舊址，以免失落」。(註 76) 編輯部再次遷回松山寺，或許象徵編輯業務、人事與工作開始有所變動。此外，獅刊自第 24 卷第 1 期開始，在篇幅與內容方面均大幅的增加，原本每期發行頁數最多只有 40 頁，但第 24 卷第 1 期開始，篇幅增加至 80 頁，不僅目錄的編輯方式全新改版，刊物內容也增加多達一倍，可說是以創新的面貌與讀者相見。

而在第 24 卷第 1 期的社論標題是〈期待商討的構想〉，更可看出獅刊改版發行的企圖心：「現在，讀者對本刊的雲情高誼，固然有增無減，惟因受到世事變異的影響，對佛法的體認，已與往昔顯然不同，連帶着，對本刊的企求，也不復盡似當年，……本刊為着順應讀者的企求，貫徹我們服務的本懷，設計了一套覓求這些問題的答案的方法，嘗試着去作適宜適切的解答。」(註 77) 在上述的問題下，獅刊改版的宗旨與目的亦可見於文中：「我們想：一、深入探求我國傳統佛學的奧義，拂棄門戶派別的成見，汰除附會汙染等邪說，以超然的態度，精審的思辨，抉擇其純正的、殊勝的密詣而弘揚之。二、廣泛報導國際佛學研究動態與其成果，並與各地研究結構建立周密持久的連繫，以推動國際佛學交流與合作。三、盡量為國內外各種社會慈善福祉事業作傳播、研究、支援等項之服務，而適宜的引用佛教究竟法以促進其意義，增加效用。四、主動參予文化界各種有益社會人生的文教活動，並本照佛法的正知見，導之共同淨化人心，滌瀟習俗，以創造高

潔莊嚴的社會生活。」(註 78) 由這些資料推論，為了因應解嚴前臺灣社會的快速變化，佛教界內部已有反省與要求改變的聲音，獅刊的編輯方向因而被重新檢討。故明復法師於第 23 卷時接任社長職位，應該是為了獅刊的變革預作準備；經過了一年的研究與討論後，確定了第 24 卷獅刊編務改革與發行旨趣等基本大方向。

改版後的獅刊，朝向世界性、學術性的第一流刊物邁進的企圖心，相當旺盛；然而遭受到層層的阻礙，使發行人靈根法師受到極強大的壓力，最終於第 24 卷第 8 期發表了停刊啟事：「本刊多年來，感謝海內外諸位法師居士們的愛護和支持，在平穩中度過二十四個年頭。非常不幸，近來發現獅子吼內臟生長毒瘤，即使華陀在世亦不能醫治。經過長時間考慮，只有忍痛宣告停刊。靈根以最沉痛的心情，在此向海內外作者讀者們，致萬分歉意，并乞原諒！再見！」(註 79) 此次停刊的原因並不清楚，靈根法師也沒有多作說明，只說自己：「年事已高，再辦下去也恐怕維持不了多久，加上一些或大或小的不順利，似乎從各個角度看，『獅子吼』都將『沒有明天』」。(註 80) 另外，根據當時參與編輯業務的黃運喜口述，改組的原因是獅刊在 23 卷前內容過於通俗，學術性比較不足，因此在第 24 卷開始進行改變。然而，由於改刊後的內容與前主編劉國香的風格差異太大，不為劉國香等編輯所接受，雙方因而產生編輯路線上的衝突，加之發行業務也因改組而有所變動，使整個獅刊編輯部對新的編輯團隊適應不良，也就引起了此次停刊風波。(註 81)

而在停刊後，諸山長老、教界居士與讀者群對獅刊停刊均表示不捨。根據靈根法師的描述：



「自從宣佈停刊之日起，我便不斷接到諸山長老、居士大德、熱心讀者們打來的電話，垂詢殷殷，備極關懷之情，而最後總是帶上一句：何時復刊？希望能趕快復刊。」「海內外讀者的來信，幾乎從未間斷，有的表示惋惜，有的甚至是責備，但也都表達了同一願望，就是不論如何都要立即復刊。」（註 82）在各方的強烈要求下，加上靈根法師經過半年來心境的沉澱與思考，認為：「放眼當今佛教界，我警覺到，我固然老了，但還有許多比我更老的老和尚，他們都繼續秉持大乘佛教的精神，孜孜不倦的普渡眾生，弘法不輟。這些現成的榜樣，使我仰慕讚嘆。年紀高應該代表修持深，而不是老化與退縮。」「最主要的，『獅子吼』是道公親手點燃的一盞慧燈，我只能使之更為光明，絕不容它在我手中熄滅。」（註 83）靈根法師經過上述心境的轉變後，重新調整了雜誌社發行與編輯腳步，促使獅刊能在半年後重新復刊。

為了使復刊後的獅刊能在更為穩建的基礎上成長茁壯，靈根法師在復刊前曾做了一些的準備，包括了：第一，在財團法人松山寺舉行信徒大會的時候，要求在組織規程中，增列有關《獅子吼》的條文，使兩者結合為一體，今後不論任何人接掌松山寺，都有義務承擔《獅子吼》。如此，獅刊與松山寺將共存共榮，而獅刊今後也將因此免除了經費匱乏之虞。第二，設立《獅子吼》社務委員會，聘請教內大德出任社務委員，襄助社務與編務，充實稿源，增加弘法效益。（註 84）

復刊前，獅刊重新進行編輯與發行工作的改組。社長明復法師在決定停刊時，心情沉重，一再表示心裡很難過，並希望靈根法師趕快復刊。然而在籌備復刊即將就緒時，明復法師卻因自己

的雜誌業務繁忙，堅辭社長職務。故靈根法師乃敦請演培法師出任社長一職。演培法師常年在海外弘法，國際上相當有名望，就任獅刊社長對雜誌社的發行工作應該有相當大的助益。至於在編務方面，主編劉國香在停刊後與明復法師一再期盼獅刊重新復刊，主編一職則建議邀請常覺法師協助。常覺法師早年受知於道安法師，掛單於松山寺，並曾編輯過獅刊，不論佛學與文學，均有深湛的造詣，故擔任獅刊主編應可駕輕就熟。（註 85）經過一番的安排後，獅刊第 25 卷第 1 期於民國 75 年（1986）2 月，在停刊將近半年之後，終於又再次和讀者見面。

獅刊復刊後，編輯的內容不僅回復了第 23 卷的方式，頁數也由 80 頁改回原本的 40 頁。但直到第 33 卷（1994）發行為止，編輯與發行的人事變動都不大。至第 33 卷第 6 期時，獅刊雜誌社刊載了停刊啟事：「本刊自創辦人道安長老示寂，垂二十年，發行人靈根法師一肩承擔，獅子得以續吼，慧燈因而不滅；無奈靈公年事漸高，法體遠非昔比，今據醫生建言，擬儘量摒棄身邊繁務，長期休養。不得已，本刊將於本月 33 卷第 6 期出版後，宣告停刊，特此謹向長久以來護持本刊之作者與讀者致歉，並申謝忱！」（註 86）根據編輯部公布的啟事，獅刊再次停刊的原因在於靈根法師的健康問題。然而在雜誌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上，都有專人負責，故停刊應不只是靈根法師的年事已高，再加上當時解嚴後新聞自由日趨開放，許多佛教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，與獅刊的編輯內容和方式同質性太高，也是靈根法師認為獅刊不需要再辦下去的原因。（註 87）此外，可能還牽涉到承續松山寺的人事問題，導致獅刊在



發行三十三年後不得不停刊，退出了佛教界弘法利生的文化事業舞臺。

六、結論

獅刊是道安法師於民國 29 年（1940）創刊於廣西桂林，雖然創刊一年後因故停刊，但以當時的情況來說，可謂是生於憂患；道安法師渡臺後至民國 51 年（1962），獅刊才又重新在臺北復刊。根據本文的研究，在臺復刊後的獅刊發行了三十三卷，從民國 51 年（1962）至民國 83 年（1994），前後總共歷經了三十二年，就發行人的角度分析，共可分為道安法師與靈根法師兩個不同階段。

道安法師主持下的獅刊，正值臺灣經濟開始成長的階段，隨之而來的是持續成長的工資與物價，也使得獅刊的發行費用水漲船高，造成雜誌社財務上相當大的壓力。道安法師發行獅刊可說是傾其全力，為了維持刊物能正常的發行出刊，除了號召善信與支持者樂助捐款外，也採用以刊養刊的方法，由讀者群認購出資，維持刊物的發行經費。然而當時訂閱者不多，樂助捐款的費用也相當有限，故常使獅刊陷入寅吃卯糧的窘境，也使發行人道安法師的負債大增。每當他面臨經濟窘境時，總有人好奇地探問緣由，而獲得的答案多數是：「都餵了獅子了」。在此階段，發行經費吃緊的狀況一直困擾著獅刊；直到張曼濤的協助下，道安法師找來了慧嶽法師與悟慈法師擔任獅刊社長，共同負責獅刊發行的經費，才緩和了刊物發行赤字的困境。

在刊物的編務工作方面，道安法師發行階段的主編人事，在第 7 卷之前變動頻仍，有些主編是因個人因素而辭職，有些則因編輯方法與道安

法師理念不合而離去；直到法振法師接任編務後，獅刊主編人事才固定下來。獅刊的文稿除了由有興趣的學者自行投稿外，道安法師還組織了固定的撰稿作者群，使獅刊能有穩定的稿件能進行編輯發行。撰稿作者群都是學有專精的佛學專家，而在對佛教經典義理的解釋上，各有立場，見解不盡相同，導致獅刊雜誌社內部嚴重的意見紛爭。不僅使社長慧嶽法師拂袖而去，辭去獅刊社長的職務，主持編務的法振法師的編輯方式也因此受到質疑，最終被迫辭去獅刊主編職務。為了重整獅刊的聲望與地位，道安法師在第 15 卷時即進行規劃，希望大幅改組獅刊雜誌社，期望透過此一行動將獅刊改變成全新的、學術的、一流的刊物與讀者見面。然而就在獅刊如火如荼的改組接近完成階段時，道安法師卻因疾病圓寂，獅刊的改組也因而停止；直到靈根法師變更雜誌的發行，獅刊才在第 16 卷第 5 期重新發行，刊物的發展也因此進入了另一個階段。

靈根法師擔任發行時期的獅刊，雜誌社的財務狀況逐漸趨於正常，從第 16 卷起至第 33 卷為止，共發行了十八卷。在編務工作方面，主編人事的變動也比道安法師時期穩定。十八年的編務工作，由劉國香與常覺法師二人擔任主編，各組編輯小組負責編排、校對、印刷、出刊等工作。此時期剛好處在臺灣社會解除戒嚴前後，許多社會現象與議題值得進行觀察。對此，靈根法師即想透過雜誌的討論與研究，將成果與佛學論述相結合。為了達成上述的目的，在第 23 卷開始找明復法師擔任社長，尤其負責改組獅刊雜誌社，在經過一年的籌畫準備後，第 24 卷的獅刊即以嶄新的面貌與讀者見面。但新型態的獅刊並未獲得支



持，發行八期後，靈根法師不得不宣布再次停刊。

獅刊此次的停刊，根據靈根法師的描述，似乎是經歷了一場劫難，也是一件十分遺憾而無奈的事。但是停刊之後的各種因緣，包括靈根法師聽到的、看到的、想到的，卻又不由自主地促使獅刊走向了復刊之途。停刊半年後，獅刊於第 25 卷再次復刊，由常覺法師主持編務，直到第 33 卷第 6 期結束發行為止。

獅刊的結束，與其說是靈根法師年事已高、疾病纏身，倒不如說是松山寺無法順利找到合適傳承寺業的人選。由於在第 25 卷後，靈根法師將獅刊的發行與松山寺的組織相結合，接任松山寺的人選有義務承辦雜誌社的發行工作，使獅刊與松山寺共存共榮。此舉雖然使獅刊的發行經費不虞匱乏，但在松山寺無法順利產生繼承寺業的人選後，雜誌社的繼續存在就會產生危機，也因松山寺並未能衝破此次的難關，獅刊也隨之結束了在臺灣三十三年弘法利生的事業。

【附註】

- 註 1：中村元主編；余萬居譯，《中國佛教發展史（中）》，（臺北：天華出版社，民 73），頁 1078-1083。
- 註 2：同上註，頁 1080-1081。
- 註 3：楊書濠，〈《臺灣佛教》期刊的內容分析——以期刊草創期的編輯群、經費及執筆陣容為主〉，「臺灣人文研究的新境界～全國博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會」，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主辦，2006 年 12 月 16 日。
- 註 4：楊書濠，〈《海潮音》月刊研究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——以一九一九—一九四九年的編輯者與發行者為主〉，《海潮音》，88 卷 7 期、8 期、9 期（民 96 年 7 月、8 月、9 月），頁 2-6、頁 8-13、頁 13-20。
- 註 5：楊書濠，〈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——以在臺復刊後的《海潮音》月刊為主（1949-2010）〉，《佛教圖書館館刊》，55 期（民 101 年 12 月 20 日），

頁 23-43。

- 註 6：釋聖嚴，《法鼓全集·第三輯第一冊：學術論考》，（臺北：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9），頁 360-361。
- 註 7：瞿海源編纂，《重修臺灣省通志·卷三：住民志宗教篇·第一冊》，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民 81），頁 182-183。
- 註 8：本社，〈道安長老事略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6 卷 6 期（民 66 年 6 月 15 日），頁 2。思益，〈讀《獅子吼》憶舊〉，《獅子吼》，30 卷 1 期（民 80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26。
- 註 9：思益，〈讀《獅子吼》憶舊〉，《獅子吼》，30 卷 1 期（民 80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26。
- 註 10：同上註。
- 註 11：同註 9。詳細停刊的原因作者並未詳述。
- 註 12：本社，〈道安長老事略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6 卷 6 期（民 66 年 6 月 15 日），頁 2。
- 註 13：張曼濤，〈我和道安法師的因緣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9 卷 1 期（民 69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12-13。
- 註 14：同上註，頁 13。
- 註 15：同註 13，頁 13。
- 註 16：道安，〈上諸山長老及居士大德的一封信〉，《獅子吼學術季刊》，創刊號（民 51 年 4 月 16 日），頁專 3。
- 註 17：同註 13，頁 13。
- 註 18：〈發刊辭〉，《獅子吼學術季刊》，創刊號（民 51 年 4 月 16 日），封面裡頁。
- 註 19：同註 16。
- 註 20：〈徵稿簡約〉，《獅子吼學術季刊》，創刊號（民 51 年 4 月 16 日），封底。
- 註 21：〈讀者·作者·編者〉，《獅子吼學術季刊》，創刊號（民 51 年 4 月 16 日），封底。
- 註 22：張廷榮，〈復興中國文化十理想·為獅子吼雜誌而作〉，《獅子吼》（季刊），2 期（民 51 年 7 月 16 日），頁 27。
- 註 23：〈本刊的基本方針態度與中國文化——本刊社長敬答 黎光輝先生來鴻〉，《獅子吼》（季刊），2 期（民 51 年 7 月 16 日），頁 73。
- 註 24：編者，〈報告本刊今後的方針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 卷 1 期（民 52 年 2 月 5 日），頁 39。



- 註 25：〈獅子吼雜誌社讀者意見徵詢表〉，《獅子吼》（季刊），3 期（民 51 年 10 月 16 日）。
- 註 26：道安，〈本刊改版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（季刊），1 卷 4 期（民 52 年 2 月 15 日），頁專 5。
- 註 27：同上註。
- 註 28：同註 24。
- 註 29：〈獅子吼雜誌社董事會簡章〉，《獅子吼》（季刊），2 期（民 51 年 7 月 16 日），頁專 3。
- 註 30：同註 24。
- 註 31：〈黎堯夫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 卷 2 期（民 52 年 3 月 15 日），封底。
- 註 32：〈編後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 卷 5 期（民 52 年 6 月 15 日），頁 25。〈陳慧劍小啟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 卷 6 期（民 52 年 7 月 15 日），頁 35。
- 註 33：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，《道安法師遺集（九）》，（臺北：道安法師紀念會，民 69），頁 2310。
- 註 34：同上註，頁 2332。
- 註 35：〈編者的話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 卷 9 期（民 52 年 10 月 15 日），頁 18。
- 註 36：〈柳子奇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3 卷 9 期（民 53 年 10 月 15 日），頁 4。
- 註 37：〈編後瑣語〉，《獅子吼》，3 卷 6 期（民 53 年 7 月 15 日），頁 11。
- 註 38：同註 33，頁 2353。
- 註 39：同註 33，頁 2489-2490。
- 註 40：同註 36。
- 註 41：同註 33，頁 2556。
- 註 42：〈獅刊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3 卷 12 期（民 54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1。
- 註 43：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，《道安法師遺集（十）》，（臺北：道安法師紀念會，民 69），頁 2602-2603。
- 註 44：同上註，頁 2679。
- 註 45：〈本刊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5 卷 9 期（民 55 年 10 月 15 日），頁 27。
- 註 46：〈本刊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6 卷 7、8 期（民 56 年 8 月 15 日），頁 17。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，〈函札〉，《道安法師遺集（十二）》，（臺北：道安法師紀念會，民 69），頁 68。
- 註 47：法振法師是否有主編第 7 卷獅刊仍有待考證。但在獅刊第 8 卷第 10 期有文提到：「區區在本刊編者法振法師的熱烈鼓勵中，勉強撰寫本文」（頁 17），可知第 8 卷時編者已是法振法師；又在第 8 卷第 9 期〈編者的歉意〉一文中，提到了第 7、第 8 卷編輯發行遲滯的原因，推測法振法師應該是在第 7 卷，甚至是在更早的第 6 卷時，就已接任獅刊主編一職。〈編者的歉意〉，《獅子吼》，8 卷 9 期（民 58 年 9 月 15 日），頁 22。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，〈函札〉，《道安法師遺集（十二）》，（臺北：道安法師紀念會，民 69），頁 74-75。
- 註 48：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，《道安法師遺集（十一）》，（臺北：道安法師紀念會，民 69），頁 3088。
- 註 49：同上註，頁 3142。
- 註 50：同註 48，頁 3150。
- 註 51：〈編輯部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2 卷 8 期（民 62 年 8 月 15 日），刊末。
- 註 52：同註 48，頁 3265。
- 註 53：〈編後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3 卷 3、4 期（民 63 年 4 月 15 日），頁 40。
- 註 54：同註 13，頁 15。
- 註 55：同註 13，頁 15。
- 註 56：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，《道安法師遺集（十二）》，（臺北：道安法師紀念會，民 69），頁 3506。
- 註 57：同上註，頁 3507。
- 註 58：同註 56，頁 3477-3478。
- 註 59：同註 56，頁 3476。
- 註 60：同註 56，頁 3527。
- 註 61：〈法振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5 卷 11 期（民 65 年 11 月 15 日），頁 2。法振法師在該年 8 月就已提出辭呈，只是當時找不到適當人選接任獅刊主編，因此代理編務至 11 月。圓香，〈尊師重道的靈根法師——寫在道公師父示寂三週年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9 卷 1 期（民 69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23。
- 註 62：〈本刊重要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 卷 11 期（民 52 年 12 月 15 日），頁 3。〈讀者呼聲：為獅子吼月刊謹向讀者說幾句話〉，《獅子吼》，3 卷 1 期（民 53 年 2 月 15 日），頁 13。
- 註 63：〈本刊重要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 卷 11 期（民 52 年 12 月 15 日），頁 3。



- 註 64：同註 43，頁 2620。
- 註 65：同註 13，頁 14。
- 註 66：同註 43，頁 2827-2828。
- 註 67：〈本刊重要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8 卷 12 期（民 58 年 12 月 15 日），刊前紅頁。
- 註 68：同註 13，頁 15。
- 註 69：〈編者的話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6 卷 5 期（民 66 年 5 月 15 日），頁 35。
- 註 70：圓香，〈導師重道的靈根法師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9 卷 1 期（民 69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23。
- 註 71：同上註，頁 23-24。
- 註 72：同註 70，頁 24。
- 註 73：〈本刊增闢畫頁敬請善加利用〉，《獅子吼》，17 卷 2、3 期（民 67 年 3 月 15 日），封底。
- 註 74：同上註。
- 註 75：〈獅吼月刊徵文辦法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4 卷 1 期（民 74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78。
- 註 76：〈獅子吼編輯部遷移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3 卷 12 期（民 73 年 12 月 15 日），封面裡頁。
- 註 77：〈期待商討的構想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4 卷 1 期（民 74 年 1 月 15 日），頁 1。
- 註 78：同上註。
- 註 79：〈獅子吼停刊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4 卷 8 期（民 74 年 8 月 15 日），封底裡頁。
- 註 80：靈根，〈我終於沒有讓道公的慧燈熄滅〉，《獅子吼》，25 卷 1 期（民 75 年 2 月 15 日），頁 1。
- 註 81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主辦，「臺灣佛教——歷史與人物學術研討會」，黃運喜教授評論作者之發表文時敘述。
- 註 82：同註 80。
- 註 83：同註 80，頁 3。
- 註 84：同註 80，頁 3。
- 註 85：同註 80，頁 3。
- 註 86：〈停刊啟事〉，《獅子吼》，33 卷 6 期（民 83 年 6 月 15 日），封面裡頁。
- 註 87：同註 81。

【訊息】

《佛教圖書館館刊》約稿啟事

本館刊旨在發展佛教圖書館事業，提供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及實務作業資訊。歡迎關心佛教圖書館之先進不吝惠賜專論、研究心得與新知報導等文章。

凡有關圖書資訊或佛教學之論述，皆歡迎來稿。本刊專欄有：專題論述、經營管理、佛圖論壇、電子藏經閣、書香·書鄉、人物專訪、圖書館巡禮、參與·分享。

來稿以原創性為主，一稿不能數投。來稿請具備下列項目：1. 中文篇名及真實姓名。2. 服務單位、職稱。3. 學術論著請附中文提要（三百字以內）、關鍵詞（五個以內）。

凡來稿需經本刊編輯委員會審稿通過後，方行刊載，且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「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」做合理使用。

來稿刊出後，致贈稿酬及當期本刊三冊，並將同時發行於本刊之全球資訊網(WWW)。

來稿請寄：604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 之 1 號「佛教圖書館館刊編輯部收」。

稿約詳見：<http://www.gaya.org.tw/journal/news.htm>

